

庫文

種千一集一第

編主

論通學詞

著梅吳

行發館書印務商



論 述 學 問

卷 之 一



中國圖書館學會



詞學通論

吳梅著

國學小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論通學詞

著梅吳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著作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ZU"

BY WU MEI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詞學通論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論平仄四聲	九
第三章	論韻	一四
第四章	論音律	二三
第五章	作法	四一
第六章	概論一唐五代	四八
第七章	概論二兩宋	六六
第八章	概論三金元	一一二
第九章	概論四明清	一四一

詞學通論

第一章 緒論

詞之爲學。意內言外。發始於唐。滋衍於五代。而造極於兩宋。調有定格。字有定音。實爲樂府之遺。故曰詩餘。惟齊梁以來。樂府之音節已亡。而一時君臣。尤喜別翻新調。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陳後主之玉樹後庭花。沈約之六憶詩。已爲此事之濫觴。唐人以詩爲樂。七言律絕。皆付樂章。至玄肅之間。詞體始定。李白憶秦娥。張志和漁歌子。其最著也。或謂詞破五七言絕句爲之。如菩薩蠻是。又謂詞之瑞鷓鴣卽七律體。玉樓春卽七古體。楊柳枝卽七絕體。欲實詩餘之名。殊非塢論。蓋開元全盛之時。卽詞學權輿之日。旗亭畫壁。本屬歌詩。陵闕西風。亦承樂府。強分後先。終歸臆斷。自是以後。香山夢得。仲初幼公之倫。競相藻飾。調笑轉應之曲。江南春去之詞。上擬清商。亦無多讓。及飛卿出而詞格始成。握蘭金荃。遠

接騷辨。變南朝之宮體。揚北部之新聲。於是皇甫松、鄭夢復、司空圖、韓偓、張曙之徒。一時雲起。楊柳大堤之句。芙蓉曲渚之篇。自出機杼。彬彬稱盛矣。

作詞之難。在上不似詩。下不類曲。不溜不磷。立于二者之間。要須辨其氣韻。大抵空疏者作詞易。近於曲。博雅者填詞不離乎詩。淺者深之。高者下之。處於才不才之間。斯詞之三昧得矣。惟詞中各牌。有與詩無異者。如生查子。何殊於五絕。小秦王。八拍蠻。阿那曲。何殊於七絕。此等詞頗難著筆。又須多讀古人舊作。得其氣味。去詩中習見辭語。便可避去。至於南北曲。與詞格不甚相遠。而欲求別於曲。亦較詩爲難。但曲之長處。在雅俗互陳。又熟諳元人方言。不必以藻績爲能也。詞則曲中俗字。如你我這廂那廂之類。固不可用。卽襯貼字。如雖則是。卻原來等。亦當捨去。而最難之處。在上三下四對句。如史邦卿春雨詞云。驚粉重。蜨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又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此詞中妙語也。湯臨川還魂云。他還有念老夫詩句男兒。俺則有學母氏畫眉嬌女。又沒亂裏春情難遣。驀忽地懷人幽怨。亦曲中佳處。然不可入詞。由是類推。可以隅反。不僅在詞藻之雅俗而已。宋詞中儘有俚鄙者。亟宜力避。

小令中調長調之目。始自草堂詩餘。後人因之。顧亦略云爾。詞綜所云。以臆見分之。後遂相沿。殊屬牽強者也。錢唐毛氏云。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一字以外爲長調。古人定例也。此亦就草堂所分而拘執之。所謂定例。有何所據。若以少一字爲短。多一字爲長。必無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將爲小令乎。抑中調乎。如雪獅兒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將爲中調乎。抑長調乎。此皆妄爲分析。無當於詞學也。況草堂舊刻。止有分類。並無小令中調長調之名。至嘉靖間。上海顧從敬刻類編草堂詩餘四卷。始有小令中調長調之目。是爲別本之始。何良俊序稱從敬家藏宋刻。較世所行本多七十餘調。明係依託。自此本行而舊本遂微。於是小令中調長調之分。至牢不可破矣。

詞中調同名異。如木蘭花與玉樓春。唐人已有之。至宋人則多取詞中辭語名篇。強標新目。如賀新郎爲乳燕飛。念奴嬌爲酹江月。水龍吟爲小樓連苑之類。此由文人好奇。爭相巧飾。而於詞之美惡無與焉。又有調異名同者。如長相思、浣溪沙、浪淘沙。皆有長調。此或清真提舉大晟時所改易者。故周集中皆有之。此等詞牌。作時須依四聲。不可自改聲韻。緣舍此以外別。無他詞可證也。又如江月晃重山。江。

城梅花引。四犯翦梅花類。蓋割裂牌名爲之。此法南曲中最多。凡作此等曲。皆一時名手游戲及之。或取聲律之美。或取節拍之和。如巫山十二峯九迴腸之目。歌時最爲耐聽故也。詞則萬不能造新名。僅可墨守成格。何也。曲之板式。今尙完備。苟能遍歌舊曲。不難自集新聲。詞則拍節既亡。字譜零落。強分高下。等諸面牆。間釋工尺。亦同嚮壁。集曲之法。首嚴腔格。亡佚若斯。萬難整理。此其一也。六宮十一調。所隸諸曲。管色旣明。部署亦審。各宮互犯。塙有成法。詞則分配宮調。頗有出入。管色高低。萬難懸揣。而欲彙集美名。別創新格。卽非惑世。亦類欺人。此其二也。至於明清作者。輒喜自度腔。幾欲上追白石夢窗。眞是不知妄作。又如許寶善謝淮輩。取古今名調。一一被諸管絃。以南北曲之音拍。強誣古人。更不可爲典要。學者慎勿惑之。

沈伯時樂府指迷云。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此四語爲詞學之指南。各宜深思也。夫協律之道。今不可知。但據古人成作。而勿越其規範。則譜法雖逸。而字格尙存。揆諸按譜之方。亦云弗畔。若夫纏令之體。本于樂府相和之歌。沿至元初。其法已絕。惟董詞所載。猶存此名。清代大

成譜。備錄董詞。而於纏令格調。亦未深考。亡佚既久。可以不論。至用字發意。要歸蘊藉。露則意不稱辭。高則辭不達意。二者交譏。非作家之極軌也。故作詞能以清真爲歸。斯用字發意。皆有法度矣。

詠物之作。最要在寄托。所謂寄托者。蓋借物言志。以抒其忠愛綢繆之旨。三百篇之比興。離騷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沈伯時云。詠物須時時提調。覺不分曉。須用一兩件事印證方可。如清真詠梨花。水龍吟第三第四句。須用樊川靈關事。又深閉門。及一枝帶雨事。覺後段太寬。又用玉容事。方表得梨花。若全篇只說花之白。則是凡白花皆可用。如何見得是梨花。（見樂府指迷）案伯時此說。僅就運典言之。尙非賦物之極則。且其弊必至探索隱僻。滿紙譚言。豈詞家之正法哉。惟有寄托。則辭無泛設。而作者之意。自見諸言外。朝市身世之榮枯。且于是乎覘之焉。如碧山詠蟬。齊天樂。宮魂餘恨。點出命意。乍咽涼柯。還移暗葉。慨播遷之苦。西窗三句。傷敵騎暫退。燕安如故。鏡暗妝殘。爲誰嬌鬢。尙如許二語。言國土殘破。而修容飾貌。側媚依然。衰世臣主。全無心肝。千古一轍也。銅僊三句。言宗器重寶。均被遷奪。澤不下逮也。病翼二句。更痛哭流涕。大聲疾呼。言海島棲遲。斷不能久也。餘音三句。遣臣孤憤。哀怨難論也。漫想二句。責諸臣苟且偷安。視若全盛也。如此立意。詞境方高。顧通首皆賦蟬。初未逸出題目範

闌。使直陳時政。又非詞家口吻。其他賦白蓮之水龍吟。賦綠陰之瑣窗寒。皆有所托。非泛泛詠物也。會得此意。則綠蕪臺城之路。斜陽煙柳之思。感事措辭。自然超卓矣。（碧山此詞。張皋文周止庵輩。皆有論議。余本端木子疇說詮釋之。較爲瑣切。他如白石暗香疏影二首。亦寄時事。惟語意隱晦。僅江國正寂寂。嘆寄與路遙。夜雪初積數語。略明顯耳。故不具論。）

沈伯時云。前輩好詞甚多。往往不協律腔。所以無人唱和。秦樓楚館之詞。多是教坊樂工。及鬪井做賺人所作。只緣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語用字。全不可讀。甚至詠月卻說雨。詠春卻說涼。（樂府指迷）余案此論出於宋末。已有不協腔律之詞。何況去伯時數百年。詞學衰熄。如今日乎。紫霞論詞。頗嚴協律。然協律之法。初未明示也。近二十年中。如漚尹夔笙輩。輒取宋人舊作。校定四聲。通體不改易一音。如長亭怨。依白石四聲。瑞龍吟。依清真四聲。鶯啼序。依夢窗四聲。蓋聲律之法。無存。製譜之道。難索。萬不得已。寧守定宋詞舊式。不致逾越規矩。顧其法益密。而其境益苦矣。（余案定四聲之法。實始于蔣鹿潭。其水雲樓詞如霓裳中序第一。壽樓春等。皆謹守白石梅溪定格。已開朱況之先路矣。）余謂小詞如點絳脣。卜算子類。凡在六十字下者。四聲儘可不拘。一則古人成作。彼此不符。二則南曲引

子多用小令。上去出入。亦可按歌。固無須斤斤于此。若夫長調。則宋時諸家。往往遵守。吾人操管。自當塙從。雖難付管絲。而典型具在。亦告朔餼羊之意。由此言之。明人之自度腔。實不知妄作。吾更不屑辨焉。

楊守齋作詞五要。第四云。要隨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用平入聲韻。古詞俱押去聲。所以轉摺怪異。成不祥之音。昧律者反稱賞之。真可解頤而啓齒也。守齋名纘。周草窗蓺洲漁笛譜中所稱紫霞翁者。卽是。嘗與草窗論五凡工尺義理之妙。未按管色。早知其誤。草窗之詞。皆就而訂正之。玉田亦稱其持律甚嚴。一字不苟作。觀其所論可見矣。戈順卿又從其言推廣之。於學詞者頗多獲益。其言曰。詞之用韻。平仄兩途。而有可以押平韻。又可以押仄韻者。正自不少。其所謂仄。乃入聲也。如越調又有霜天曉角。慶春宮。商調又有憶秦娥。其餘則雙調之慶佳節。高平調之江城子。中呂宮之柳梢青。仙呂宮之望梅花。聲聲慢。大石調之看花回。兩同心。小石調之南歌子。用仄韻者。皆宜入聲。滿江紅有入南呂宮者。有仙呂宮者。入南呂宮者。卽白石所改平韻之體。而要其本用入聲。故可改也。外此又有用仄韻。而必須入聲者。則如越調之丹鳳吟。大酺。越調犯正宮之蘭陵王。商調之鳳凰閣。三部樂。霓裳

中序第一、應天長慢、西湖月、解連環、黃鍾宮之侍香金童、曲江秋、黃鍾商之琵琶仙、雙調之雨零鈴、仙呂宮之好事近、蕙蘭芳引、六么令、暗香、疏影、仙呂犯商調之淒涼犯、正平調之淡黃柳、無射宮之惜紅衣、中呂宮之尾犯、中呂商之白苧、夾鍾羽之玉京秋、林鍾商之一寸金、南呂商之浪淘沙慢、此皆宜用入聲韻者。勿概之曰仄。而用上去也。其用上去之調。自是通協。而亦稍有差別。如黃鍾商之秋宵吟、林鍾商之清商怨、無射商之魚遊春水、宜單押上聲。仙呂調之玉樓春、中呂調之菊花新、雙調之翠樓吟、宜單押去聲。復有一調中必須押上。必須押去之處。有起韻結韻。互皆押上。宜皆押去之處。不能一一臚列。（詞林正韻發凡）順卿此論。可云發前人所未發。應與紫霞翁之言相發明。作者細加考覈。隨律押韻。更隨調擇韻。則無轉摺怪異之病矣。

擇題最難。作者當先作詞。然後作題。除詠物、贈送、登覽外。必須一一細討。而以妍雅出之。又不可用四六語。（間用偶語亦不妨）要字字秀冶。別具神韻方妙。至如有感、卽事、漫興、早春、初夏、新秋、初冬等類。皆選家改易舊題。別標一二字爲識。非原本如是也。草堂詩餘諸題。皆坊人改易。切不可從。學者作題。應從石帶草窗。石帶題如鷓鴣天。予與張平甫自南昌同遊云云。浣溪紗。予女須家沔之山陽云云。

霓裳中序第一。丙午歲留長沙云。慶宮春。紹熙辛亥除夕。予別石湖云。齊天樂。丙辰歲與張功甫會飲張達可之堂云云。一萼紅。丙午人日。予客長沙別駕之觀政堂云云。念奴嬌。予客武陵。湖北憲治在焉云云。草窗題。如渡江雲。丁卯歲未除三日云云。采綠吟。甲子夏。霺翁會吟社諸友云云。曲遊春。禁煙湖上薄遊云云。長亭怨。歲丙午丁未。先君子監州太末云云。瑞鶴仙。寄閒結吟臺云云。齊天樂。丁卯七月既望云云。乳燕飛。辛未首夏以書舫載客云云。敘事寫景。俱極生動。而語語研鍊。如讀水經注。如讀柳州遊記。方是妙題。且又得詞中之意。撫時感事。如與古人晤對。（清真夢窗詞題至簡。平生事實無從討索。亦詞家憾事。）而平生行誼。即可由此考見焉。若通本皆書感。漫興。成何題目。

意之曲者詞貴直。事之順者語宜逆。此詞家一定之理。千古佳詞。要在使人可解。嘗有意極精深。詞涉隱晦。翻繹數過。而不得其意之所在者。此等詞在作者固有深意。然不能日叩玄亭。問此盈篇奇字也。近人喜學夢窗。往往不得其精。而語意反覺晦澀。此病甚多。學者宜留意。

第二章 論平仄四聲

平仄一道。童孺亦知之。惟四聲略難。陰陽聲則尤難耳。詞之爲道。本合長短句而成。一切平仄。宜各依本調成式。五季兩宋。創造各調。定具深心。蓋宮調管色之高下。雖立定程。而字音之開齊撮合。別有妙用。倘宜平而仄。或宜仄而平。非特不協于歌喉。抑且不成爲句讀。昔人製腔造譜。八音克諧。今雖音理失傳。而字格具在。學者但宜依仿舊作。字字恪遵。庶不失此中矩矱。凡古人成作。讀之格格不上口。拗澀不順者。皆音律最妙處。張綆詩餘圖譜。遇拗句卽改爲順適。無怪爲紅友所譏也。拗調澀體。多見清真、夢窗、白石三家。清真詞如瑞龍吟之歸騎晚。纖纖池塘飛雨。憶舊遊之東風竟日吹露桃。花犯之今年對花太匆匆。夢窗詞如鶯啼序之快展曠眼。傍柳繫馬。西子妝之一箭流光。又趁寒食去。霜花腴之病懷強寬。更移畫船。白石詞如滿江紅之正一望千頃翠瀾。暗香之江國正寂寂。淒涼犯之怕匆匆。不肯寄與誤後約。秋宵吟之今夕何夕恨未了。此等句法。平仄拗口。讀且不順。而欲出辭爾雅。本非易易。顧不得輕易改順也。雖然。平仄之道。僅止兩途。而仄有上去入三種。又不可遇仄而概以三聲統填也。一調之中。可以統用者。十之六七。不可統用者。十之三四。須斟酌穩愜。方能下字無疵。于是四聲之說起矣。蓋一調有一調之風度聲響。若上去互易。則調不振起。便有落腔之弊。黃九煙論曲。有三仄應須

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之句。填詞何獨不然。如齊天樂有四處必須用上去聲。清真詞。雲窗靜掩。露囊清夜。照書卷。憑高眺遠。但愁斜照斂。是也。此四句中。如靜掩。眺遠。照斂。萬不可用他聲。故此詞切忌用入韻。雖入可作上。究不相宜。又夢芙蓉。亦有五處必須上去聲。夢窗詞。西風搖步綺。應紅綰翠冷。霜挽正慵起。仙雲深路杳。城影蘸流水。是也。步綺。翠冷。正起。路杳。蘸水。亦萬不可用他聲。此詞亦忌入韻。又眉嫵。亦有三處用上去聲。白石詞。信馬青樓去。翠尊共款。亂紅萬點。是也。中如信馬。共款。萬點。亦不可用他聲。至如蘭陵王之多仄聲字。壽樓春之多平聲字。又當一一遵守。不得混用上去入三聲也。此法在詞中雖至易曉。但所以必要遵守之理。實由發調。余嘗作南曲集賢賓。據舊譜首句云。西風桂子香正幽。用平平上去上平去平。歷按各家傳作。如西樓云。愁魔病鬼朝露捐。長生殿云。秋空夜永碧漢清。皆守則誠格式。因戲改四聲作之云。烽煙古道人嬾遊。此嬾字必須落下。而此處卻宜高揭。遂至字頓喉間。方知舊曲中如博山雲鬟。雖舌焚。尋常杏花難上頭類。歌時轉振怪異。拗折嗓子也。因曲及詞。其理本同。清詞名家。惟陳實庵。沈閨生。蔣鹿潭能合四聲。餘皆不合律式。清初諸家。如陳迦陵。納蘭容若。曹溶輩。且不足以語此也。蓋上聲舒徐和軟。其腔低。去聲激厲勁遠。其腔高。相配用之。方能抑揚有致。